

## 目

## 次

## 诗歌研究

折诗经止字用义

龙宇纯 一

李长吉史诗铨隅

朱君亿 二二

刘禹锡浪迹巴山楚水间

穆逸 三九

诗与现实

洛夫主讲 四一

台湾的新诗(一九五三—一九七九)

郑明嫻 四四

台湾新诗的渊源流变——日文“现代

台湾诗选”解说

李魁贤 五〇

## 词话

两小山斋词话(一至二〇)

罗慷烈 五七

诗词中的名花

褚柏思 八〇

## 小说研究

读《明刊古本宣和遗事》

陈兆南 八四

## 序文研究

唐代赠序初探

梅家玲 九四

# 析詩經止字用義

龍宇純

## 壹、引言

不是涇渭分明，無可爭論，前人意見便儘有仁智之不同。顯然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必要。

詩經止字共一百二十餘見，用義不一。毛傳於下列止字的辨釋：「草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云：「止，辭也。」「相鼠」人而無止」云：「止，所止息也。」正月「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云：「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生民「攸介攸止」云：「止，福祿所止也。」抑「淑慎爾止」云：「止，至也。」泮水「魯侯戾止」云：「止，至也。」其他都無解釋。鄭箋也僅於相鼠與抑兩篇改易毛傳，說止爲容止，又於抑篇「告爾舊止」云「止，辭也」，此外又有幾處可以揣摩其意而已。這些止字，如陟岵的「猶來無止」，黃鳥的「止于棘」，四牡的「載飛載止」等等，並一望而知其意，應該便是傳箋不逐字注釋的原因。但是有許多也實在並不容易了解。尤其是古人所謂「辭」的地方，單說一個「辭」字，固然無法掌握其語法所具有的功能；今人專從語法觀點來作討論的，也並不能令人滿意；而何者爲「辭」，何者非「辭」，竟也

據我所知，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中「詩經中止字的辨釋」，是第一篇全面分析詩經止字的文章。近年又有湯斌的「詩經中止字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載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蘭州學報，亦作通盤探討而略有漏缺。兩文可謂各有所見，但主觀意識並濃，後出的湯文更逾於于作。前乎此者，則有楊樹達的詞詮和高等國文法二書，從極少數的例子表示了看法，而全無可取。

我於七十三年三月一日在我所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術講論會中，曾以「從語文學觀點談幾處詩經字句的了解」爲題演講，其中談到草蟲等篇的止字應是「之矣」的合音，以「之」爲代詞，以「矣」表完成式；有些篇什，則「之」的部分無義，但取「矣」的部分表完成。當時還未

\* 龍宇純先生，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見到湯文，事後不久由陳鴻森學弟複印相贈。周子範（法高）先生則於會中指出，以止爲之矣台音，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已有此說，後更以其文影印見貺，始知其文名「中文台音詞」（Chinese Fusion Words），載一九四七年第六十七冊第一期美國東方社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讀後始知其文殊簡，止爲之矣台音的主張，其中還有很多問題必須交代，文中則均付闕如。同年十月，我把講稿的其他部分寫成「讀詩管窺」一文，送集刊發表。現逢書目季刊爲紀念先師屈翼鵬先生逝世六周年約稿，更以所講止字部分擴充爲此文，以資紀念。先師爲當代治詩名家，惜已不及請正了。並附金守拙原文於篇末，以供學者之覆案參考。

## 貳、用爲動詞或狀詞

止字用爲動詞，其義或爲停止，或爲終止，或爲止息，或爲留止，或爲止定，並是同一義隨所在環境而有理解上的不同，不須更作分別，通常亦無須討論，一一臚列於下。凡傳、箋及正義涉及到的文字隨文逐錄，他家不及。又有引申爲狀詞的，義爲安定，則加必要的申論，以其僅一見，不別立爲類。

（一）魏風陟岵一章：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正義：「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而來，當有刑誅。」

案：參下兩章「猶來無棄」及「猶來無死」，後人說此止字義謂「留止於外」，自較正義可取；但此無關於止字的訓釋。

（二）秦風黃鳥一章：交交黃鳥，止于棘。……交交黃鳥，止于桑。……交交黃鳥，止于楚。……

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己也。」

（三）小雅四牡四章：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四采芑三章：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箋：「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

案：集字止字參四牡詩。又參沔水及正月止字。

（四）沔水一章：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

箋：「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

案：二章云：「歟彼飛隼，載飛載揚。」揚與止義相反，可參。

（五）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箋：「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又云：「底，至也。」

案：一章止居二字並動詞，二章底止當同，且止與士爲韻，是二章止字亦實詞之證。因爲詩經韻例，實詞與實詞韻，若句末爲同一虛詞，則取其上一字爲韻。

(七) 正月三章：……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箋：「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當求明君而歸之。」

(八) 雨無正二章：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傳：「戾，定。」箋：「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僦，無所安定也。」正義：「無所止而安定也。」

(九) 小旻五章：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傳：「靡止，言小也。」正義：「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箋：「靡，無。止，禮。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

案：參考桑柔「靡所止疑」，及祈父「靡所止居」、「靡所底止」，靡止當是無有定止之意，不過在此止字已由動詞轉爲狀詞，止的意思是安定。先師詩經釋義云：「止，定也。盬，厚也。」由其下文盬字的對照，更可以得到證明。

(十) 巧言三章：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斂。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箋：「邛，病也。小人好爲譏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正義：「此小人好爲譏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案：正義以匪爲非，與蔑以匪爲彼不合）。」

案：箋以「止共」爲不共職事，是以正義爲停止而又引申之，讀共爲供。于氏則以止字義爲容止，讀共爲恭，解說「匪其止共」意謂彼之容止恭敬。從相鼠篇的「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蕩篇的「既愆爾止」，以及抑篇的「淑慎爾止」看來，都要求人必須有容止。今上言彼之容止恭敬，而下言「維王之邛」，文意無法連貫，顯不可用。故先師詩經釋義云：「匪，彼也，謂小人也。甲骨文止、足同字，止恭猶足恭，言過恭也。」過分恭敬，便成虛僞，如此始能與「維王之邛」銜接。只是甲骨文止足同字之說，或不無問題，周代則更不見止足同形，似仍當從鄭說。更參公劉二止字。

(十一) 甫田一章：……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箋：「介，舍也。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髦士之行。」

案：止與介平行，當並爲動詞。攸介攸止，謂所介所止。介義爲間廁，所介猶言所到之處。參生民。

(三)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青蠅，止于林。……營營青蠅，止于榛。……

(四)絲蠻：絲蠻黃鳥，止于丘阿。……絲蠻黃鳥，止于丘隅。……絲蠻黃鳥，止于丘側。……傳：「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止謂飛行所止託也。小鳥知止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

(四)大雅絲二章：周原膺膺，萑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莫室于茲。三章：適慰適止，適左適右，適疆適理，適宣適畝。……

箋於二章云：「時，是也。卜從，則曰可止於是，可作室於此。」於三章云：「民心定，乃安隱其居。」

案：經義述聞云：「時亦止也。」三章慰、止二字平列，止字承二章之「曰止」，鄭說似誤以止爲名詞。

(四)生民一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云：「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箋：「介，左右也。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

案：介與止平列，攸介攸止即所介所止（「攸介攸止」句又見小雅甫田，或說攸爲乃，則於甫田義不可通），謂其所接觸之處，所留止之處；全句爲「履帝武敏」之補足語。

(四)公劉六章：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卽。

箋：「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較其夫家之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又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備田事也。」

于云：「陳奂毛詩傳疏：『止基，基亦止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止猶既也。釋詁：卒，已；釋言：卒，既也。已與止同義，卒爲已又爲既，則止亦既也。止基迺理猶言既基迺理也。止旅迺密，猶言既旅迺密也。』按：鄭箋訓止爲終止之止，陳奂訓止爲基，馬瑞辰訓止爲既，於義均不可通。實則止字本作『之』，即古文『之』字，應讀作『茲』，乃指事代詞。卜辭中的驗辭稱『之夕允雨』和『之夕允不雨』者習見，之夕即茲夕。爾雅釋詁謂『茲，此也』，桃夭的『之子于歸』，有狐的『之子無裳』，爾雅釋訓謂『之子者是子也』，茲與是同義。此詩的『之基迺理』應讀作『茲基迺理』，承上『于豳斯館』爲言，是說公劉遷豳後，對於館舍的建築基礎已經有了條理。『之旅迺密』應讀作『茲旅迺密』，爾雅釋詁訓旅爲衆，毛傳訓密爲安，此承上『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爲言，是說公劉遷豳後，人民居二澗之旁而『茲衆乃安』。『湯氏於『止旅乃密』取箋說，止旅就是使軍旅止；於『止基迺理』則以止爲下基。

案：于以止爲之，讀同茲，以止之二字形音並近，止爲

之誤的說法自是可通。但反過來看，止之二字既容易相亂，兩者古書中並習見，尤其是之字，何以他書不見相亂的例子；而且于氏又說「之基」、「之旅」同於「之子」，「之子」的句子詩經二十七見，竟亦絕不一見作「止子」，此詩則兩個止字並爲之字之譌，如此強烈對比，誰能取于說而信之？湯氏以句法明顯相同的兩個止字說爲異義，亦自無可取。鄭箋所說既然看不出任何破綻，自當用鄭說。

(四)卷阿七章：鳳皇于飛，翯翯其羽，亦集爰止。……

箋：「爰，于也。鳳皇往飛，翯翯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

案：「亦集爰止」句，又見小雅采芣。

(五)桑柔三章：國步艱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傳：「疑，定也。」箋：「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

案：參小雅雨無正「靡所止戾」。

(六)雲漢七章：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

「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案：經文云「無不能止」，傳說爲「無止不能」，正義

解云「無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明與經文不合。箋說「後日乏無，不能豫止」，亦增文解經。今案：無亡二字古音近，亡或通無。說文舞字古文从亡聲作習，撫字古文亦从亡聲作疐，又有改字云「撫也，讀與撫同」，而有無字亦加亡字作撫。疑此詩無字原作亡，「靡人不周，亡不能止」，謂宣王雖於庶正冢宰諸臣無不賙給，但亡而去之不能止。上文云「旱既大甚，散無友紀」，正謂羣臣因逃旱散去，無視於寮友統紀，與此文相互呼應。鄭說「散無友紀」爲「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案：原作人字，據校記改）無賞賜也」，亦不得其解。小雅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正大夫離居」，便是「散無友紀」的意思，可見宣幽兩世都有羣臣離散的情況。

(七)商頌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箋：「止猶居也。」

### 叁、用爲名詞

止字用爲名詞，義爲容止，爲前一義的引申。說詳相鼠

詩。

(一)鄭風相鼠二章：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

死何俟！

傳：「止，所止息也。」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案：此詩共三章。首章云「人而無儀」，末章云「人而無禮」，無止與無儀、無禮句法應同，當以鄭說爲是。釋文引韓詩以止爲節，無止爲無禮節，實與鄭說不異。容止一詞，朱駿聲以爲猶言首足，我則以爲猶言舉止動靜。毛傳逕直以「所止息」說之，亦不能視爲錯誤，究不若鄭說治當。更參抑篇。

(二)大雅蕩五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箋：「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

案：「無有止息」一語，「止息」二字似釋經文止字；以其在「不爲明晦」之下，又似以意足之。正義云：「……汝沈湎如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以止爲容止，貼切不刊。參抑篇。

(三)抑八章：俾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傳：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箋：「止，容

止也。」

案：傳本大學爲說，終嫌迂曲。此詩止字應爲名詞，當以箋說爲是。相鼠詩「人而無止」與「人而無儀」上下對當，此詩則「淑慎爾止」與「不愆于儀」反覆丁寧，是止猶儀之證。

### 肆、用爲虛詞

止字用爲虛詞，古人統謂之「辭」，全詩達八十餘次之多。最早由毛傳於草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下指出，却没有逐篇注明。毛傳的始意如何，已無從測知；後人的了解，有許多地方却成了問題。如「君子至止」句的止字，有人以爲是留止義，而不知止亦只是「辭」。更重要的是，所謂「辭」，到底在句中負擔什麼功能，自然要加以追究，並不是一個「辭也」的交代便能滿足。然而古人固然沒有「語法功能」的觀念，今人本此觀念尋求答案的，也並不能令人滿意，依我看來，都需要訂正或補充。

先是楊樹達的詞詮，據「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既曰歸止，曷又攸止」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三例，以爲止字「並表決定」。其高等國文法一書亦順次引此三例，而於「既曰歸止，曷又攸止」下加案語說：「第二句止字表疑問」，自相矛盾，全不能體會止字的作用。可以說自毛傳至此，兩千年來略無涯岸。

于省吾認爲這一類的止字，與前兩類實際並非一字。前

兩類的止字應作「止」，即通常讀爲上聲的「止」字，本象足形，也便是後來的趾字。人之行爲禮節有賴於足的動作周旋，所以止又訓爲容止；人之行走或留止以足爲準，所以止又爲留止，爲止息；足趾在人身的最下部，所以說文訓止爲下基。這一類作虛詞用的止字，則原本作「止」，也就是後來的之字，本讀平聲，後來才與讀上聲的止字誤合爲一。其用法分爲三類。其一是公劉「止基迺理」及「止旅乃密」兩句的止字，用於句首爲指示代詞，讀同茲。其詳已見前。其二用於句末爲指示代詞，如「見止」即「見之」，「懷止」即「懷之」。其三亦用於句末，但只是助詞，沒有意義可言。如采薇的「薇亦作止」、「歲亦莫止」，與小弁「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及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傳「鸛之鵠之，公出辱之」諸之字用法相同。

由於止之二字形音並相近，如果確有必要，把止字指爲之的譌誤，應該是很容易的。于氏據車彙「高山仰止」釋文云「止或本作之」，更有實例爲之證明。然而如上文所指出者，止和之都是舊見字，何以他書不見相混，而獨見於詩經一書？而同是詩經，不在句首或句末的之字，以及作留止、容止解的止字，亦不見相亂，獨用於句首句末的之字却多誤爲止。這些現象都指出，如于氏所說，並非沒有問題。止基、止旅不得爲之基、之旅，前文已經詳細討論。所謂語末助詞止字的說法，亦未必不仍是沒有抓住其語法上的功能。即指爲句末代詞的止字一說，是否單純的之字可以盡其作用，也仍然值得商榷。至於如「方叔涖止」與「方叔率止」上下相

對爲文，于氏謂「率止」止爲代詞，「涖止」則止爲止息，其字原不相同；「文王既勤止」與「賓既醉止」、「民亦勞止」句法顯然相同，于氏則謂「醉止」、「勞止」止爲語末助詞，「勤止」止爲代詞；其不能純任客觀的態度，更是異常明顯。然而，于氏能指出部分句末止字有代詞的作用，仍不能不視爲毛傳以來的一大創獲。

湯文自然受到于說的影響，篇中却始终未提于氏。將全詩百餘止字分爲兩系，一系用止爲足本義或其引申義，一系則借止爲之。取消了于氏語末助詞一類；借止爲之之說，亦於于說之外，自闢蹊徑。分析止字從本義到引申義，區爲八類，大抵不失爲有條理。其中的第五類，以爲「停止」的意義抽象化，就可以引申爲終了義；更加上「止」、「矣」同屬之部的關係，所以「止」便可以用爲「矣」，由實詞變爲虛詞。其例爲「薇亦作止」、「歲亦莫止」、「日月陽止」、「女心傷止」、「民亦勞止」、「無不潰止」等等，正是于氏以爲助詞的範圍。儘管其字義引申及止矣同部兩方面的解釋，本意雖是希望能加強說明，却不悟適足以見其自陷於矛盾，但是說「薇亦作止」便是「薇亦作矣」，如此之類，確乎能把握原詩的語氣。金守拙謂劉淇助字辨略說止爲矣。實際劉書止下但云「詩國風：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止，與只同，語已辭也」，只下亦不云用與矣同（參見後），所謂「語已辭」，只是「結尾語詞」之意。所以，說「止」的用法同於「矣」，在國人而言，其首功恐仍要歸之於湯氏。然而湯文的缺點實在太多。基本上當以借「止」爲「之」之說，



因其不見於他書，最爲嚴重；而其下又分「通此」、「通時」之類，更是蛇足。至於如以「止旅」的止義爲停止，「止基」的止則是下基；「方叔涖止」的止屬借爲之字的第一類，曾孫來止，「魯侯戾止」的止則屬借爲之字的第二類（案此類謂「通此」）；同是「君子至止」，瞻彼洛矣屬借爲之字的第二類，庭燎則屬借爲之字的第三類（案此類謂「通時」），終南則更屬止字的引申義「下基」；「齊子歸止」的止「通此」屬借義，「征夫歸止」則止同「矣」爲義的引申；更是不勝枚舉。其師心自用，以視于氏，猶有過之。因其文瑣碎，不備引。

金守拙氏的「之矣」合音說，則是石破天驚，惜國人多不知之。由於周子範先生的博觀彙記，讓我知道在我之前早有此說，深幸其雖以孤陋始，而能不以寡聞終，謹致十二萬分的謝意。國人則只有鄭樵「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的說法。只字用爲語詞，見於詩經的「樂只君子」、「仲氏任只」、「既亟只且」、「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及其樂只且，無一爲「之矣」合音。于氏襄公二十七年傳的「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也不相合。大招的只字，則明是與今字些字相當。從音韻學的觀點而言，只與之雖然聲母相同，但韻母有佳部之部的差別，只字實無爲「之矣」合音之理。反之，止與之雙聲，止與矣同韻，且同聲調，以止爲之矣的合音，沒有絲毫問題；而如「亦既見止」、「既曰告止」之例，說止爲之矣合音，亦最貼切不過。然而，這一切只是說，把止視爲之矣合音最好，或者說止字具備了之矣合音的充分

條件，並不等於說止便是之矣的合音，究竟止是否之矣的合音，還需提出强有力的證明；而是否詩經虛詞的止字都是之矣的合音，更需要進一步逐一的交代。金守拙氏則只是舉出南山、敬之二詩爲例，其他的除注意到止字和既字在句中的關係外，文中都沒有說明。

首先，就第一層的問題提出解答。草蟲詩的「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這些詩句曾被貴族詩人盜用，見於小雅出車的第一章，其字句是：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兩相對照，只不過是節略了「亦既覯止」一句，又把「亦既見止」說成了「既見君子」。我們真該感謝這位貴族詩人的抄襲，尤其要感謝他的微動手腳，因爲就在這字句的變動中，可以認識到原先的「止」字必定具有相當於「之」字的作用。在「既見君子」的句子裏，「君子」是「見」的受詞，便無異揭開了「止」字具有代詞的身分而非「之」莫屬。但是如果說這便是「止」等於「之」的證據，於是而改採于氏或湯氏的說法，却又不然。知者，小弁、楚茨、甫田、大田、文王、韓奕、敬之等詩，並取止字的上聲入韻，可見止不得等於之；韓奕、敬之、賁等詩止與之並出，亦可見止與之不得相同（詳見各條）；而草蟲「亦既見止」的「既」字，表示事情已經發生，用英文來說，屬於完成式句型，完成式句型通常便是於結尾加「矣」字。於是我們說，「止」字又具有

表完成的「矣」的身分，無論爲小弁及鴛等詩，或草蟲詩，又都提供了强有力的證據（又如采薇之詩，各止字詞結清楚表示了一個個狀態的完成，也可供參考）。換言之，我們現在說「亦既見止」的止是之矣的合音，便不僅是最好的解釋，而是信而有徵了。牘下來所要交代的只是，詩何以不即說「亦既見之矣」，他書又何以不見止爲之矣合音之例？這一層我想與詩經的基本句型有關，詩經的基本句型是四言，有字數的限制，而他書爲散文，不受字數的限制，於是形成了詩經與他書的差異。

然而問題實在並不止此。請看齊風的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或者秦風的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再看小雅的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歸的意思是嫁，至的意思是到，都屬不及物動詞，其下不應有受詞。憂字也許不必說爲狀詞，但說爲動詞而必是及物，異，自然更可以據之推而至於「柔止」的結構。於是又可以肯定柔字在此亦用爲不及物動詞，用英文比方之，這裏的柔字不是相當於 *soft*，而是相當於 *softer*，因而柔下接之字，亦自不以爲異。另一方面，小雅杜的「歸止」與「葦止」、「悲止」并列，也可以推知葦字悲字並爲動詞，與分析柔字憂字爲動詞亦正相會。而孟子梁惠王下篇云：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蓼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這裏歸止與庸止、告止、得止以及懷止、從止、鞠止、極止句法相同，庸、告、得、懷、從、鞠、極都是及物動詞，其下止字有「之」的成分，「歸止」的止字自然也不例外。我們既不得說「庸止」等的止是「之矣」合音，而「歸止」的止只是「矣」；況且說止等於「之矣」，可以從語音上交代，如果說止只等於「矣」，便全然無法作解釋。因爲我們既不能同意湯氏的一個辦法，說停止的「止」語義引申便可轉變爲虛詞；也自無法如湯氏的另一辦法，不顧聲母相差如何，只論其古韻同部，便說「止」可以爲「矣」。於是便只有出於純任客觀之一途：從「庸止」等類推而接受「歸止」爲「歸之矣」的事實；再根據南山的「歸止」推而至於敝笱的「歸止」，更推而至於終南的「至止」。至於采薇篇的柔字，其「柔止」的結構不僅可自其下文「憂止」類推，因爲憂字原不必爲狀詞；其前章與「薇亦柔止」相當的句子是「薇亦作止」，「作」字便顯然是不及物動詞，正又與歸字至字不異，自然更可以據之推而至於「柔止」的結構。於是又可以肯定柔字在此亦用爲不及物動詞，用英文比方之，這裏的柔字不是相當於 *soft*，而是相當於 *softer*，因而柔下接之字，亦自不以爲異。另一方面，小雅杜的「歸止」與「葦止」、「悲止」并列，也可以推知葦字悲字並爲動詞，與分析柔字憂字爲動詞亦正相會。而孟子梁惠王下篇云：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

居然以「興之矣」與「槁矣」相對，「興」是不及物動詞，而下接「之」字，「興之矣」其實義與「興矣」不異，無異爲拙見主張「歸止」爲「歸之矣」，而不是「歸矣」的說法，作了最有力的見證。現在唯一要考慮的，便只是不及物動詞可以下接「之」字這一事實當如何詮釋的問題。此點可能與「之」字本就可作句尾助詞有關，于氏文中已引「忍之」、「隕之」、「鸛之」、「鵠之」之例，詩經尚有「頡之頡之」、「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等例子，應可以幫助這一問題的了解。此外，「諸」字用爲語詞本是「之於」或「之乎」的合音。前者如孟子滕文公上篇的「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後者如論語雍也的「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但公羊昭公十四年傳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反字也許可以看成及物動詞，於是「反諸正」便是「反之於正」；近字終不得不謂之不及物動詞，「近諸春秋」只是「近於春秋」或「近乎春秋」（案：徐彥疏：「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則視反字亦爲不及物動詞）。對於「之矣」合音的止字有時只相當於「矣」，自然也可以提供互相參考的價值。

如上所說，可見說詩經虛詞的止字爲之矣合音，其中有不少關鍵性的問題，必須一一交代清楚，然後才能顯現其可信度。現在把「之矣」合音的止字句一一列出，有必要或對此說可以加强的時候，更作扼要申述。

(一) 召南草蟲：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傳：「止，辭也。」

案：此詩止字具有「之」的成分，除前舉出車詩外，尚可參小雅頍弁的「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又「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周南汝墳的「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衛風氓的「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餘並見前。

(二) 齊風南山。原詩已具引於上，此從略。

案：此詩止字句的「既」字，與草蟲詩同爲值得注意的所在。「歸止」說見前。此外，二章「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兩句素來以爲難解。傳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前者本意難知，後者頗傷穿鑿。朱熹集傳云：「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也與下文不易連貫，且於止字全無交代。今既知止爲之矣合音，則「冠綏雙止」即「冠綏雙之矣」，以雙爲動詞，意蓋喻文姜已嫁，與魯桓公配爲夫婦，便自然可以引出「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的下文。「葛屨

五兩」的五字雖然仍不知其取義如何，兩字取義同於雙字，應該可以肯定。我頗疑心「五兩」原作「兩止」，因五字止字形近而致誤，「兩止」即「兩之矣」。三章「曷又鞠止」，傳訓鞠爲窮。案：鞠究一語之轉，故公劉「芮鞠之即」傳訓鞠爲究，鞠與鞠通。這裏「鞠止」是「從之到底」的意思，

合音，參庭燎。「至之矣」的語氣，表示見君子來時內心的喜悅。這一類的句子，不是一個句子結束的口氣，而是一個句子的開啓，下面的句子整個是它的述語。說參采芑「方叔漈止」。

蒙前章「曷又從止」而易其言。意謂魯桓文姜已因父母之命結爲夫婦，襄公何得再窮追不舍，而深責之。箋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桓公。」恐不合詩意。四章「曷又極止」，極止義同鞠止。傳云：「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亦恐並與詩意不合。

(五)小雅采芣：采芣采芣，芣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采芣采芣，芣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采芣采芣，芣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二)敝芻：敝芻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爲雲。

敝芻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芻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案：說前見。此詩詠事與南山詩同，自可參南山詩。

四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敝衣綌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

案：此詩「至止」已略說之在前。從此詩本身看，殊難確定止字何義，故于氏說爲止息，似亦文從義順。湯氏更說爲下基，謂「秦君來到終南山脚下」，亦不謂不文從字順。但「君子至止」句又見於庭燎等詩，義不得異，仍當爲之矣。

案：此詩「柔止」已說之在前。首章「芣亦作止」，傳訓作爲生，參考孟子「則茁勃然興之矣」，更可見出「作止」的原意。其餘莫止、柔止、憂止、剛止、陽止各詞結，準「作止」以推之，可知止上各字並用爲動詞。再者，從首章的「芣亦作止」，到二章的「芣亦柔止」，再到三章的「芣亦剛止」，明顯的表示了時間的推移，也可以看出詩中每一個止字詞結都表明了一個狀態的完成，無疑亦透露了止字表完成的作用。鄭箋於首章云：「西伯將遭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芣之時，今芣生矣，先輩可以行也。」已能體會出「作止」的語氣。于文但云止爲語末助詞，是反而不及鄭氏。又案：此詩止字句並有亦字，民勞詩亦云「民亦勞止」，草蟲詩云「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疑亦字功用與既同，草蟲「亦既」爲同義複詞。

六林杜：有林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林之杜，其

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

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通止！

案：「陽止」見采薇，「歸止」見南山，「傷止」、「悲

止」及「萋止」可參采薇「憂止」及「柔止」、「剛止」。

鄭箋於首章云：「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

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若改「歸也」為「歸矣」，便與詩

意全合。

(七)采芣：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留畝。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簞第魚服，鉤膺鞶革。……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旂旌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

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珌葱珩。……

……方叔率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征人

伐鼓，陳師鞠旅。……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嘽嘽燁燁，如霆如雷。……

案：此詩有涖止與率止二詞結，率的意思是帶領，為及

物動詞，其下止字具有代詞的作用，不難確定。如前所云，

參考小弁、楚茨、甫田、大田、文王、韓奕、敬之等詩止字

取其上聲入韻，更參草蟲、南山、賓之初筵及賓等詩止字出

現在有既字的句子裏，又可以確定止字在具有代詞的作用之

外，尚有「矣」的餘音。所以「方叔率止」的句子，用現代

話說，不是「方叔帶領軍隊」，而是「方叔帶領起軍隊來了

啊」，下面的句子都是它的述語。「方叔涖止」與「方叔率

止」上下相對，涖止的用法當與率止相同，必不可如于氏把

兩個止字分別看待。涖字一般可作不及物動詞用，于氏以

為止息，顯然便是以涖為不及物動詞。毛傳訓涖為臨，鄭箋

說為臨視，爾雅釋詁正訓涖為視，周禮州長云「涖其事」，

禮記曲禮云「涖官行法」，春秋僖公三年經云「公子友如齊

涖盟」，涖都是及物動詞，所以此詩的「涖止」仍然是「涖

之矣」，「方叔涖止」用現代話說，便是「方叔檢閱起軍隊

來了啊」，下文的「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都是它的述語。

詩人所以要用「涖止」、「率止」，而不說「涖之」、「率

之」，在我看來，便是要用「矣」字的餘音，把他對方叔的

軍容、威儀和治軍長才所發出的由衷讚歎，從悠悠的詠歌聲

中吟誦出來。對於「詩」而言，這種餘音是有其必要的。

(八)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

止！鸞聲嘒嘒。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案：止字傳箋並無說。正義云：「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

設，皆來至止。」語意不詳，似以止為留止，亦可能以止為

「辭」。于氏則明說為止息，湯氏則謂止為之，通作時。今

案：此詩「君子至止」下接言「鸞聲將將」、「鸞聲嘒嘒」，

明是來而未止狀態。且全詩自一二兩章的「夜未央」、「夜

未艾」，至三章的「夜鄉晨」；從一二兩章的但能聞聲，至

三章的已能辨物，分明寫出時間的推移，可見這裏的「君子至止」是由遠及近，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參草蟲詩的「歸止」，知「君子至止」原爲「君子至之矣」，用現代話說，便是「君子來了啊」，用「矣」字的餘音，表示內心的喜悅。參前采芣詩。

(九)小弁三章：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傳：「父之所樹，已固不敢不恭敬。」正義：「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

案：傳不說止字，想是以止爲辭。正義云「必加恭敬之止」，正是以止爲辭，而依文意於恭敬下加之字。于湯二氏則並以止爲之，爲代詞。今案：止仍是之矣的合音。其字有代詞的作用，于湯固已明說，即正義亦能掌握此意。但必知止不爲「之」而爲「之矣」合音者，以此詩梓、止、母、裏、在、五字爲韻，梓、母、裏、在四字並上聲（案：廣韻在字一見上聲海韻昨宰切，又見去聲亥韻昨代切。詩經在字入韻僅見於此詩，所與叶韻者並上聲。雜聲韻在字，又韻理字，天問韻子字，又韻里字，又韻趾止二字，亦並爲上聲字，可見在字本讀上聲。廣韻又讀去聲者，疑與厚后後下等字相同，受其全濁聲母的影響，當即取上聲入韻，而不得讀爲平聲的「之」。且此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意，謂自己所有行事無任何差錯，何竟不能得父母之歡心，取完成式的語氣，也顯然較好。

(十)楚茨五章：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案：參南山詩的「歸止」及采芣詩的「作止」，知此詩止字是之矣的合音。于氏以止爲之，爲語末助詞，以此詩備、戒、告韻，之幽部去聲（江氏詩經韻讀謂之幽通韻）；止、起韻，之部上聲；尸、歸、遲、私韻，脂微部平聲；知于說不然。正義云：「於是時神皆醉飽矣。」已能體會詩的語氣。

(十一)甫田三章：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箋：「曾孫謂成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正義：「曾孫成王亦自來止。」

案：鄭箋孔疏蓋並以止爲辭。來止與至止當同一類，參庭燎「至止」，知此止字仍當爲「之矣」的合音，亦以「矣」的餘音表內心喜悅，以引起下文。止、子、畝、喜、右、否、畝、有、敏九字爲韻（案：敏字从每聲，以見其本有之部一讀。大雅生民首章以祀、子、敏、止韻，與此同，可互參），並上聲（案：右字廣韻有上去二讀，義同），是止字有「矣」的成分可證。于湯並以止爲之，不可取。

(十二)大田四章：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案：「曾孫來止」四句已見甫田詩。此詩以止、子、畝、祀韻，之部上聲；黑、稷、福韻，之部入聲，可證止字仍取上聲。參前條。

(五)瞻彼洛矣：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

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

箋：「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正義：「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

案：鄭箋孔疏蓋以止爲辭。此詩「至止」與終南詩同，

止字應取何義，本身並難作決定。今據庭燎詩定爲之矣合音。前云「瞻彼洛矣」，而此不云「君子至矣」，尤足破湯文主止同矣之說。

(六)車堂五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

琴。覲爾新宮，以慰我心。

箋：「古人有高德者則仰慕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

案：鄭此或是以止爲「之」；但不先釋止字，亦可能以止爲辭，而依意足「之」字。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禮記表記引此詩，釋文亦云：「仰止，本或作仰之。」且又云：「行止，詩作行之。」十三經校記云：「考正

義云，則仰而慕之，則法而行之。又云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是正義二止字皆作之。」于氏正據釋文異文，以爲今詩止爲之字之誤。我則以爲詩經若本是之字，因之字爲代詞習見，而止字作單純代詞者無有，應無譌之爲止之理；反之，本作止字，因其文意仰下行下應有受詞，止之二字音又相近，但有聲調的不同，譌誤爲之字的可能性則甚大，故定詩原作仰止行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謂「高山則既仰之矣，景行則既行之矣」。

(七)賓之初筵三章：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

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忼忼。是曰既

醉，不知其秩。四章：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正義：「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儀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云：「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嘏，而唱叫也。」

案：正義大抵以止爲辭，而全不能得其詩的意味。詩云「既醉止」，既字固然是止爲之矣合音的關鍵字；「未」是「不會」，「未醉止」也同樣可以說明止字具有「矣」的作

(八)大雅文王四章：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箋：「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正義：「不言止，則止爲辭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

案：正義既云鄭以止爲辭，又云「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應該便是止爲「之」即爲「辭」之意，但參小弁正義「必加恭敬之止」之言，似此文「敬之」的之字仍是依意增足。然而依詩意，敬下必有一代詞，則是可以肯定的；而此詩又取止字的上聲與子字叶韻（案：止與子韻，之部上聲；僊與服韻，之部入聲，上入分叶），是止爲之矣，合音之證。

(乙)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民亦勞止！汔可小憫。……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案：「民亦勞止」，句法與采薇「薇亦作止」、「歲亦莫止」等相同，參采薇詩。箋云：「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頗能體會詩句的語氣。

(丙)雲漢四章：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八章……大命近止，無棄爾

成。……

傳：「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

案：以止爲死亡，古今無此用法。且以大命謂民命，亦非其義。大命當謂天命，即國命。用現代話說，「大命近止」，應是「國命就快了」，「國命已經差不多了」，意謂國家將亡，止仍是之矣的合音。于解止爲語末助詞，湯本鄭箋爲說，又與解林杜「近止」爲「近矣」不同，明並不可取。

(丁)韓奕四章：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迎門。

正義：「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蹇父之邑里。」

案：于湯二氏亦並以止爲之。但由下列兩點，知此詩止是之矣合音，並非單純的之字。其一，止與子、里爲韻，明取止爲上聲。其下彭、鏘、光韻，平聲；雲、門韻，平聲。聲調上皆無混用現象。其二，同一章之中，「諸娣從之」及「韓侯顧之」，句法與「韓侯迎止」表面上相同，既不並作之字，亦不並作止字，可見實質上止與之必有差異，而止字適與子、里聲調相同，明其並非巧合。

(戊)周頌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箋：「其至止亦有斯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案：鄭蓋以止爲辭，戾之義爲至。「戾止」當與「至止」義同，止爲之矣合音。詳庭燎。

(三)有贊：有贊有贊，在周之庭。……我客戾止，永視厥成。

案：我客戾止，又見前振鷺。

(四)雖：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箋：「有是來時雖雖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

案：此詩「至止」仍當與庭燎等詩相同。「有來雖雖」與「至止肅肅」相對，句法似乎相同，鄭氏獨於「至止」上加「既」字，似已能掌握句子的語氣。

(五)閔予小子：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案：此詩有二止字，「敬止」的止字有小弁、敬之等詩的參驗，知必爲「之矣」合音。「庭止」的止以詩經韻例推求，亦當爲之矣合音。因此詩前五句以造、疚、孝韻、江氏韻讀謂之之幽通韻；從匱與柅同字（案舊聲古韻屬幽部，久聲古韻屬之部）看來，疚字或本有幽部一讀（案此不以子疚、造孝分別爲韻者，因子疚二字調不同，疚、造、孝三字則同

去聲，之幽二部音本近，前引楚茨詩叶備、戒、告，亦即二部通韻之例，故此取江說）。中四句庭、敬韻，耕部。末二句王、忘韻，陽部。「陟降庭止」、「夙夜敬止」爲韻，從詩經韻例（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鳩居之，百兩御之」）而言，敬字爲動詞，庭字亦當爲動詞。傳云：「庭，直也。」箋云：「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往。」迂曲不可從。大雅韓奕云「幹不庭方」，國語周語云「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庭字並用爲動詞，不庭即不朝。庭即來庭之意。此詩「陟降庭止」當謂皇祖之陟降不離乎朝廷。訪落詩「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先師釋義云：「紹疑昭之假借。紹庭上下謂神昭然上下於庭也。」庭字亦用爲動詞，兩句所說大意亦同，陟降猶云上下，可以互參。故此四句原意謂：皇祖則既上下不離乎朝廷矣，予小子亦既恭敬之矣。

(六)敬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箋：「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敬之意。」

案：鄭蓋以止爲之，于湯則明說止爲代詞。此詩上云「敬之敬之」，下不云「敬之」而云「敬止」，分明別用，是「敬止」不同於「敬之」之證。「敬之」是命令式，只以之爲代詞；「敬止」則是完成式，故知止爲之矣合音。參所附金守